




# 一花一世界

跟季羨林品味生活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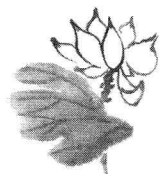
季羨林·著



  
重庆出版集团  
重庆出版社

# 一花一世界

跟季羨林品味生活禅



季羨林·著



◎  
重庆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一花一世界：跟季羨林品味生活禅 / 季羨林 著. —重庆：  
重庆出版社，2012.10

ISBN 978-7-229-05775-6

I. ①一… II. ①季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2 ) 第225628号


## 一花一世界

YI HUA YI SHI JIE

季羨林 著

---

出 版 人：罗小卫

策 划： 华章同人

出版统筹：陈建军

责任编辑：徐宪江

责任印制：杨 宁

营销编辑：张 颖

封面设计：主语设计

---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投稿邮箱：bjhztr@vip.163.com

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：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 
cqcbs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开本：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：8.625 字数：160千

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32.0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致电023-68706683

---

**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**

## 序

2011年，恩师季羨林先生百年冥诞前不久，我恭赴山东临清康庄镇官庄村叩祭，家乡的人民政府修建了庄重高洁的憩园。在那里，恩师、师母和家族的先辈安息在一起。恩师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母亲的身边。

站在恩师儿时嬉水的池塘边，站在恩师儿时攀援的老树下，脑海里浮现出的尽是恩师晚年悲天悯人的眼神。

终其一生，恩师都是一位高校中的专业学者，所从事的专业冷僻到罕有世人知，纯粹到几无烟火气。

然而，恩师更是一位有真性情、大情怀的人。他在无数场合曾经说过：“自谓爱国不敢后人，即使把我烧成了灰，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。”正因为此，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命运等“宏大问题”也一直是恩师思考的对象。特别是到了晚年，恩师基本以解放军301医院为家，无论是身体条件还是资料条件，都不允许恩师研究生挚爱的专业学术问题了，他思考的“宏大问题”除了众所周知的

大国学之外，当属“和谐说”。

恩师对“和谐”的思考有一个似乎未被注意的背景，那就是国学泰斗钱穆先生在台湾去世前，提出中国文化最具价值，并且最能够贡献于世界的是“天人合一”观。恩师经常说：“我很喜欢陶渊明的四句诗，实际上这也是我人生的座右铭，即：‘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。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！’我觉得这首诗中就充分展现了顺其自然的思想。我觉得‘顺其自然’最有道理，不能去征服自然，自然不能征服，只能天人合一。要跟自然讲交情、讲平等，讲互相尊重，不要讲征服，谁征服谁，都是不对的。”

恩师在晚年一直思考这个问题：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什么？恩师的答案是：“自古以来，中国就主张‘和谐’，‘礼之用，和为贵，先王之道斯为美’。和谐这一伟大的概念，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，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‘和谐’的概念，那么，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。从中国文化的传统来说，我们是不讲弱肉强食的。张载在《西铭》中说：‘民，吾同胞；物，吾与也。’民，都是我的同胞兄弟；物，包括植物都是我的伙伴。这就是中国的思想。‘和谐’这个概念，有助于全世界人民互相理解、互相尊重，互相爱护。”

不过，我发现很多人忽略了极其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，恩师所倡导的“和谐”是有三个层面的：人与人和谐，人与自然和谐，人内心和谐。当下很多人的“和谐”观还仅仅局限在前两个层面，罕见有人关注到“和谐”的真正基础——“人内心和谐”。而正是这个“人内心和谐”，又使得恩师回到了思考这个问题的起点。恩师

作为世纪老人，也坦言自己也是一个“世故老人”，深知“人内心和谐”的艰难不易。有一次恩师和友人谈到这个问题，慈眉善目的恩师瞬间变得严肃起来，略带忧虑地讲道：“和谐是一种文化。我要讲的是天人合一，人人合一，个人合一，三个层次，缺一不可。而个人合一很重要，讲的是个人修养。读小学的时候，我就上过一门课，叫‘修身’。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这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想。”恩师一贯赞成，在晚年更是特别强调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在他心目中，这是“和谐”的起点和必由途径。

恩师西行已有三年了，我相信，思考恩师生前思考过的问题，是最好的缅怀和纪念。《一花一世界——跟季羨林品味生活禅》这本书，选编了恩师生前各个年龄段写就的散文，这些散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它们都承载着恩师“民胞物与”、“天人合一”的仁者情怀与和谐理念。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恩师最大的魅力，就是仿佛无法用堂皇的语言来言说他的魅力。用在恩师身上的形容词，最合适的大概还是纯粹和平淡。”我相信这本书中的文字，如同恩师的品质，以其纯粹和平淡给人带来启迪和感动，让人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和谐，并让自己的内心世界更和谐。

钱文忠

2012年8月

## 目 录

序 / 001

### 第一辑 这些人，那些事

母与子 / 003

老人 / 014

夜来香开花的时候 / 024

WaLa / 035

塔什干的一个男孩子 / 042

两个乞丐 / 051

我的女房东 / 056

三个小女孩 / 064

### 第二辑 我的动物朋友们

兔子 / 075

加德满都的狗 / 082

乌鸦和鸽子 / 085

神牛 / 089

咪咪 / 092

老猫 / 097

咪咪二世 / 108

喜鹊窝 / 110

一只小猴 / 117

鳄鱼湖 / 120

### 第三辑 一枝一叶总关情

马缨花 / 131

夹竹桃 / 136

槐花 / 140

神奇的丝瓜 / 143

幽径悲剧 / 146

二月兰 / 151

清塘荷韵 / 157

从南极带来的植物 / 162

石榴花 / 167

### 第四辑 任时光匆匆流去

雾 / 173

月是故乡明 / 177

园花寂寞红 / 180



人间自有真情在 / 183

奇石馆 / 186

听雨（一） / 191

听雨（二） / 195

### 第五辑 人生的驿站

清华颂 / 199

重返哥廷根 / 202

梦萦未名湖 / 210

梦萦水木清华 / 215

我爱北京 / 220

我爱北京的小胡同 / 224

清华梦忆 / 227

### 第六辑 逝者如斯夫

黄昏 / 233

回忆 / 239

寂寞 / 244

晨趣 / 248

逛鬼城 / 251

时间 / 259

笑着走 / 264

## 第一辑 这些人，那些事

母与子

老人

夜来香开花的时候

WaLa

塔什干的一个男孩子

两个乞丐

我的女房东

三个小女孩



一想到故乡，就想到一个老妇人。我自己也觉得奇怪：干皱的面纹，霜白的乱发，眼睛因为流泪多了镶着红肿的边，嘴瘪了进去。这样一张面孔，看了不是很该令人不舒适的吗？为什么它总霸占住我的心呢？但是再一想到，我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遇到了这老妇人，便立刻知道，她不但现在霸占住我的心，而且要永远地霸占住了。

现在回忆起来，还恍如眼前的事。——去年的初秋，因为母亲的死，我在火车里闷了一天，在长途汽车里又颠荡了一天以后，又回到八年没曾回过的故乡去。现在已经不能确切地记得是什么时候，只记得才到故乡的时候，树丛里还残留着一点浮翠；当我离开的时候就只有淡远的长天下一片凄凉的黄雾了。就在这浮翠里，我踏上印着自己童年游踪的土地。当我从远处看到自己的在烟云笼罩下的小村的时候，想到死去的母亲就躺在这烟云里的某一个角落里，我不能描写我的心情。像一团烈焰在心里烧着，又像严冬的厚

冰积在心头。我迷惘地撞进了自己的家。在泪光里看着一切都在浮动。我更不能描写当我看到母亲的棺材时的心情。几次在梦里接受了母亲的微笑，现在微笑的人却已经睡在这木匣子里了。有谁有过同我一样的境遇的么？他大概知道我的心是怎样地绞痛了。我哭，我哭到一直不知道自己是在哭。渐渐地听到四周有嘈杂的人声围绕着我，似乎都在劝解我。都叫着我的乳名，自己听了，在冰冷的心里也似乎得到了点儿温热。又经过了许久，我才睁开眼。看到了许多以前熟悉现在都变了但也还能认得出来的面孔。除了自己家里的大娘婶子以外，我就看到了这个老妇人：干皱的面纹，霜白的乱发，眼睛因为流泪多了镶着红肿的边，嘴瘪了进去……

她就用这瘪了进去的嘴，一凹一凹地似乎对我说着什么话。我只听到絮絮地扯不断拉不断仿佛念咒似的低声，并没有听清她对我说的什么。等到阴影渐渐地从窗外爬进来，我从窗棂里看出去，小院里也织上了一层朦胧的暗色。我似乎比以前清楚了点儿。看到眼前仍然挤着许多人。在阴影里，每个人摆着一张阴暗苍白的面孔，却看不到这一凹一凹的嘴了。一打听，才知道，她就是同村的算起来比我长一辈的，应该叫做大娘之流的，我小时候也曾抱我玩过的一个老妇人。

以后，我过的是一个极端痛苦的日子。母亲的死使我对一切都灰心。以前也曾自己吹起过幻影：怎样在十几年的漂泊生活以后，回到故乡来，听到母亲的一声含有温热的呼唤，仿佛饮一杯甘露似的，给疲惫的心加一点儿生气，然后再冲到人世里去。现在这幻影终于证实了是个幻影，我现在是处在怎样一个环境里呢？——寂寞

冷落的屋里，墙上满布着灰尘和蛛网。正中放着一个大而黑的木匣子。这匣子装走了我的母亲，也装走了我的希望和幻影。屋外是一个用黄土堆成的墙围绕着的天井。墙上已经有了几处倾地的缺口，上面长着乱草。从缺口里看上去是另一片黄土的墙，黄土的屋顶，黄土的街道，接连着枣树林里的一片淡淡的还残留着点绿色的黄雾，枣林的上面是初秋阴沉的也有点黄色的长天。我的心也像这许多黄的东西一样地黄，也一样地阴沉。一个丢掉希望和幻影的人，不也正该丢掉生趣吗？

我的心，虽然像黄土一样地黄，却不能像黄土一样地安定。我被圈在这样一个小的天井里：天井的四周都栽满了树。榆树最多，也有桃树和梨树。每棵树上都有母亲亲自砍伐的痕迹。在给烟熏黑了的小厨房里，还有母亲没死前吃剩的半个茄子，半棵葱。吃饭用



季羨林先生故乡——山东临清大官庄

的碗筷，随时用的手巾，都印有母亲的手泽和口泽。在地上的每一块砖上，每一块土上，母亲在活着的时候每天不知道要踏过多少次。这活着，并不邈远，一点儿都不；只不过是十天前。十天算是怎样短的一个时间呢？然而不管怎样短，就在十天后的现在，我却只看到母亲躺在这黑匣子里。看不到，永远也看不到，母亲的身影再在榆树和桃树中间，在这砖上，在黄的墙，黄的枣林，黄的长天下游动了。

虽然白天和夜仍然交替着来，我却只觉到有夜。在白天，我有颗夜的心。在夜里，夜长，也黑，长得莫名其妙，黑得更莫名其妙；更黑的还是我的心。我枕着母亲枕过的枕头，想到母亲在这枕头上想到她儿子的时候不知道流过多少泪，现在却轮到我枕着这枕头流泪了。凄凉零乱的梦萦绕在我的四周，我睡不熟。在朦胧里睁开眼睛，看到淡淡的月光从门缝里流进来，反射在黑漆的棺材上的清光。在黑影里，又浮起了母亲的凄冷的微笑。我的心在战栗，我渴望着天明。但夜更长，也更黑，这漫漫的长夜什么时候过去呢？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天光呢？

时间终于慢慢地走过去。——白天里悲痛袭击着我，夜间里黑暗压住了我的心。想到故都学校里的校舍和朋友，恍如回望云天里的仙阙，又像捉住了一个荒诞的古代的梦。眼前仍然是一片黄土色。每天接触到的仍然是一张张阴暗灰白的面孔。他们虽然都用天真又单纯的话和举动来对我表示亲热，但他们哪能了解我这一腔的苦水呢？我感觉到寂寞。

就在这时候，这老妇人每天总到我家里来看我。仍然是干皱

的面纹，霜白的乱发，眼睛镶着红肿的边，嘴瘪了进去。就用瘪了进去的嘴一凹一凹地絮絮地说着话，以前我总以为她说的不过是同别人一样的劝解我的话，因为我并没曾听清她说的什么。现在听清了，才知道从这一凹一凹的嘴里发出的并不是我想的那些话。她老向我问着外面的事情，尤其很关心地问着军队的事情。对于我母亲的死却一句也不提。我很觉到奇怪。我不明了她的用意。我在当时那种心情之下，有什么心绪同她闲扯呢？当她絮絮地扯不断拉不断地仿佛念咒似的说着话的时候，我仍然看到母亲的面影在各处飘，在榆树旁，在天井里，在墙角的阴影里。寂寞和悲哀仍然霸占住我的心。我有时也答应她一两句。她于是就絮絮地说下去，说，她怎样有一个儿子，她的独子，三年前因为在家没有饭吃，偷跑了出去当兵。去年只接到了他的一封信，说是不久就要开到不知道哪里去打仗。到现在又一年没信了。留下一个媳妇和一个孩子（说着指了指佷她身旁的一个肮脏的拖着鼻涕的小孩）。家里又穷，几年来年成又不好，媳妇时常哭……问我知道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。说着，在叹了几口气以后，晶莹的泪点顺着干皱的面纹流下来，流过一凹一凹的嘴，落到地上去了。我知道，悲哀怎样啃着这老妇人的心。本来需要安慰的我也只好反过头来，安慰她几句，看她领着她的孙子沿着黄土的路踉踉地走过的渐渐消失的背影。

接连着几天的过午，她总领着她孙子来看我。她这孙子实在不高明，肮脏又淘气。他死死地缠住她。但是她却一点儿都不急躁。看着她孙子的拖着鼻涕的面孔，微笑就浮在她这瘪了进去的嘴旁。拍着他，嘴里哼着催眠曲似的歌。我知道，这单纯的老妇人怎样在



她孙子身上发现了她儿子。她仍然絮絮地问着我。关于外面军队里的事情。问我知道她儿子在什么地方不。我也很想在谈话间隔的时候，问她一问我母亲活着时的情形，好使我这八年不见面的渴望和悲哀的烈焰消熄一点儿。她却只“唔唔”两声支吾过去，仍然絮絮地扯不断拉不断地仿佛念咒似的自己低语着，说她儿子小的时候怎样淘气，有一次，他打碎一个碗，她打了他一掌，他哭得真凶呢。大了怎样不正经做活。说到高兴的地方，也有一线微笑掠过这干皱的脸。最后，又问我知道她儿子在什么地方不。我发现了这老妇人出奇的固执。我只好再安慰她两句。在黄昏的微光里，送她出去。眼看着她领着她的孙子在黄土道上踉踉地凄凉地走去。暮色压在她的微驼的背上。

就这样，有几个寂寞的过午和黄昏就度过了。间或有一两天，这老妇人因为有事没来看我。我自己也受不住寂寞的袭击，常出去走走。紧靠着屋后是一个大坑，汪洋一片水，有外面的小湖那样大。是秋天，前面已经说过。坑里丛生着的芦草都顶着白茸茸的花。望过去，像一片银海。芦花的里面是水。从芦花稀处，也能看到深碧的水面。我曾整个过午坐在这水边的芦花丛里，看水面反射的静静的清光。间或有一两条小鱼冲出水面来喋喋着。一切都这样静。母亲的面影仍然浮动在我眼前。我想到童年时候怎样在这里洗澡；怎样在夏天里，太阳出来以前，水面还发着蓝黑色的时候，沿着坑边去摸鸭蛋；倘若摸到一个的话，拿给母亲看的时候，母亲的微笑怎样在当时的童稚的心灵里开成一朵花；怎样又因为淘气，被母亲在后面追打着，当自己被逼紧了跳下水去站在水里回头看岸